

可貴校風

文・圖／鄭清文

大一，有四個共同科目。英文和國文是以院別分班。我不住宿舍，這樣也多一個認識別系同學的機會。

英文的老師是外國人，第一次接近金髮藍眼，印象很深。上課第一天，她就賜給每一個同學一個英文名字，並指定座位。第二天，她就直接叫起名字，準確萬分。後來才知道她有一個竅門，她同時教好幾個班，也教學多年，所有名字是和座位連在一起的，她是記位置，不是記人。

國文，上學期的課程是《孟子》，下學期是《史記》。有一次，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

〈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〉，我提出了意見，說道德標準會隨時代和環境而改變，像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。結果，老師說我們的想法不正確，他的評語比我原文還要長。

這次經驗，使我了解，孔孟思想，只能詮釋，不能有批判性的意見。

三民主義，本來就是很簡明的道理。變成課程以後，就必須具備學術的樣子。所以，老師越教，學生就越糊塗。

中國近代史，使我感受，歷史是可以製造的。是可以依威權的需求製造出來的。

大一第一學期，我們讀「商用數學」。老師是一位超級記憶體，他上課不但不帶講義，他連對數表都記在腦中。世上如果多一些這種人，電腦的發明有可能要慢幾十年吧。

高中，我讀北商。在北商，我們也讀過「經濟學」。我們用的課本是馬寅初的《經濟學概論》。馬後來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，絕對是「匪」字人物。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選它做課本，也不知道這位老師後來的下落。

大一的「經濟學」，很乏味，老師花了一個學期的時間來畫供需曲線，完全聽不到「看不見的手」、「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加」以及「增加消費可以刺激生產」這一類見解。

本來，我對「經濟學」有一點興趣，看過一位日本學者的文章，說讀「經濟學」，數學如不好，只能到山腰。所以，我就去數學系旁聽「微積分」。我數學基礎不好，沒有學到什麼，卻也聽到了一些道理。老師說，「真理只有一個，有



鄭清文（第二排右、雪人左方）與同學打雪仗。時約1957年2月。

如經過兩點只能畫出一條直線」。但是，他立即說「真理是無數的，正如經過一點，可以畫出無數直線。」這些話，對我，似乎比如何把三角函數變來變去，變成可以積分的技巧更重要。

大二，我們搬到法學院上課。

「高等會計」是一大難題，不及格的人，往往接近三分之二，還包括聯考的狀元。

老師上課，沒有講義，他又有濃厚的上海口音，連抄筆記都有困難。他出題的方式很奇怪，一共三個題目，第一題十分，第二題二十分，第三題七十分。只要第三題沒有做好，就有機會重修。

老師也是高考出題人。他說，他不會把課堂上的題目，拿去高考出。現在，補習班，不但有高考班，還有博士班。有些考題是從補習班出來的。時代不一定是進步的。

「貨幣學」的老師，是我最敬佩的一位。他把課程分成幾個單元，每一單元介紹一種學說，而後再把它們做比較，並綜合成為自己的見解。上了這門課，我覺得自己真是大學生了。

我讀北商，也有「貨幣銀行學」。老師是一位剛從中國來的年輕人。我只記得，他口才好，思路也流暢。其實，他給我印象更深的，不是上課，而是一篇發表在《自由中國》的文章〈歷史的坦途只有一條〉。當初，我只感覺這個題目很動聽，卻不知內涵。很久以後，才知道他的重點是在強調自由和民主。這篇文章使我知道《自由中國》這個雜誌。

回到法學院之後，發現在販賣部都有賣《自由中國》，而且特價供應。這是一個驚奇。

在大二冬天，陽明下雪了。有人一輩子沒有看過雪。剛好是「高會」的課。不知怎麼決定，三三五五相邀，全班同學都看雪去了。大家怎麼能做這種選擇呢？

大三以後，課程比較輕鬆，有一位同學對文學等多方面有興趣，課餘常在一起談文學、藝術，也相互介紹閱讀過的書。我在入大學之前，已在華南銀行工作，銀行可以保留我的職位，這使我可以放心

鄭清文小檔案

1932 生，台北縣人。

台大商學系畢業，

在華南銀行工作四十多年，

業餘從事文學創作，

已出版作品：長篇小說三本，短篇小說約兩百篇，童話二本，文學文化評論二本。

作品以台灣人、台灣事為主，部分已譯成英、日、德、西各種外文。

曾獲「吳三連獎」（小說）。

英譯本《三腳馬》獲 1999 年美國舊金山大學「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」。

讀課外的書。這段時期，我讀了不少文學書，後來還走入文學創作的路。

有一次，去日本大阪旅行，參觀住吉神社。早期，日本建築，多模仿中國。像日本的古都奈良、京都，是以長安做模型。中國講究對稱，住吉神社的宮殿卻是 L 型排列，是在尾端向外彎出。這是模仿和創作的微妙差異。這小小的一步，很可能要走很久的時間，有時可能是要以十年、百年計算。

台大校風相當自由。多數老師不點名。讀書是自己的，學生都能有這種想法。轉系也相當自由，當時就有我們系的同學轉到物理系。最重要的是想法的自由。這方面，同屆法律系的同學，的確出了不少「人才」。

老師、同學，閱讀的書，思考的方式，形成一種校風。自由、自重，這是台大的校風，是很可貴的校風。 

歡迎贊助廣告

單頁全彩每期兩萬元

一年六期再享八折優惠

洽詢電話：(02) 23623727

難忘台大的一段情

一擁抱布袋蓮的日子

文・圖／張文亮

深夜、荒郊，路冷清
一道燈光亮自地平線
我在路邊拼命揮手，又大叫
車子依然呼嘯而過，
看著逐漸消失在黑暗中的車尾燈，
我沒有怪人家，
因為我的全身，插滿了「布袋蓮」。

「布袋蓮」是一種水生植物，在寬闊的水面只長5~20公分高，但在水流緩慢，營養豐富的水中，可以長到100~150公分高。而且布袋蓮一長就是一大叢，還不太容易一支支分開。自水中一把撈起，塞在背包裡，背著裝滿布袋蓮的人，遠遠看起來，有點像平劇裡背後插了好些旗子的武旦。後來，那一夜，我走了好遠的路，才找到一家只有通舖的小旅社。通舖上睡了幾個乞丐似的流浪漢，有人睡眼惺忪的看我一眼，讓我在榻榻米的一角擠著睡。這種迷人的經驗，人生不常有。我後來住過許多五星級大旅社，依然覺得那晚住在小旅社最值得懷念。

「報告主任，我到野外作實驗時，人家都不太理我，要到水利單位找資料，連進大門都被刁難。」我向上級呈報。那是民國66年，系主任是施嘉昌教授。他給我一張他的名片，並提示只要有人刁難，就亮出這張名片。我離開系主任辦公室時，他講了一句話：「做研究就像開推土機，一推就要推到底。」後來，我到各處果然通行無阻，別人看到王牌果然禮讓三分，但是讓我難忘的是，他講的那句話。

「有人在半夜，還在我們的實驗室大聲唱歌，是

你嗎？」徐玉標教授問道。他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，當年介紹我認識布袋蓮的是他，要我以布袋蓮作為碩士論文的也是他。「是的，老師。野外採回來的布袋蓮與水樣，植物要立刻水耕栽種，水樣要立刻分析處理，整夜通宵做實驗與布袋蓮相處，讓人興奮莫名，不禁唱詩讚美上帝。」我高興的說道。三十年後，徐玉標老師退休，他說在台大教書多年，我是他所見最自動自發的學生之一，而且

我的老友—布袋蓮。





張文亮的畢業照（由左至右依序為：父親、指導教授徐玉標先生、張文亮及母親）。

是他所聽過最會唱歌的學生。我才知道，老師在深夜也來巡視實驗室。

其實，會「吵」的不只是午夜歌聲，還有系裡的乒乓球聲。那時系上的研究生少，同學的感情都很好，系裡有一台材質上好的乒乓球桌，打球的空間又寬敞，只要站遠處一點，幾乎什麼球都可以救回來。更好的是，系上的老師不分胖瘦，職員不分男女，下課後都經常來打球。課堂上，老師宰我們；下課後，乒乓球桌上，就是我們雪恥的地方。但是不管多少莊敬自強，不管多少處變不驚，在球技上依然不如若干老師。輸得不服氣，再繼續打，球技就愈來愈好。想當年，許多人知道農業工程系乒乓球隊是台大的常勝軍，但是很少人知道，許多學生研究上的瓶頸，都是與老師打完打完乒乓球，喝水擦汗時，互相交談時明白的。我對布袋蓮的認識，與做學問的態度、寫論文的方法，常在這種和諧的環境中，有更多的滋養與增長的機會。

那是一個有夢的年代，那是一個有理想的年代，只要在一種平凡的植物上，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深入鑽研，享受自研究中發現知識的樂趣。布袋蓮蒙為我年輕時代充滿研究熱忱的最佳舞台，那是多

麼迷人的經驗。在實驗室裡日夜與布袋蓮相處，或在野外，經過一個又一個的鄉鎮，探勘一條又一條的溝渠，只為尋找布袋蓮為何長在這裡的奧秘。連作夢，都夢到布袋蓮在對我微微笑。

甚至後來在美國第一次與女友約會時，也訴說布袋蓮的故事，由生理、營養、繁殖、生態……，講了數小時，完全不用打草稿，認真研究帶來的另一個美好果子—婚姻。

回到母校教書已十三年了，偶然看到一棵布袋蓮，嘴巴又會像打開的錄音機一樣，講個不停。出國開會，也有意無意的看看河川溝渠，有沒有布袋蓮的芳蹤，若看到了，更覺天地之間不寂寞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這樣，知道我的外號嗎？「台灣的布袋蓮王子」啦！

張文亮小檔案

學歷：

私立中原大學水利工程系學士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碩士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水土空氣資源系碩士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水土空氣資源系博士

經歷：

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助理研究員
加州大學水土空氣資源系研究員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副教授
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教授
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（現職）

專長學科：

水質環境與保護、濕地生態、土壤物理

教授科目：

自然科學概論、土壤物理學、環境化學實習

我的大學青春夢

文・圖／吳東傑

大學生活對於許多人而言無疑是人生歷程最沒負擔也最輕鬆的歲月，而我個人也不例外，曾經有位朋友說：自從大學畢業後就沒有真正快樂過。大學畢業一離開校園，不是當兵服役，就是進入就業市場；縱然繼續唸書深造，但因同儕團體所造成的社會壓力，絕不是單純的大學生活所能比擬。

由於台大的社會聲譽、自由學風，對於許多高中生是熱門的選擇，但是對於台大人則不一定是最好且唯一的選擇；之所以選擇台大農推系，則是拜當時的聯考分發制度。那時候農學院和醫學院都屬於丙組，丙組的考生大都以醫學院為目標，屬於丙組的高中生考進農推系後，氣餒的比興奮的多。因為農推系的課程安排是綜合型的學科，套一句現代的術語是「科際整合」，包含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，但又偏重社會科學，所以總有預期上的差距。就在氣餒、懵懂、既來之則安之的狀態下，留在農推系；有企圖心的大一同班同學，不是準備重考就是轉系。但在大四畢業時，總覺得只有這個系才適合我，才能順利畢業。雖然前途不是那麼閃亮，打

從心底就告訴自己：為了生存就必需學會面對更多的挑戰，進而不斷的學習與成長。

大學的課業成績幾乎都是低空飛過，有的還需要補考或重修，大一時就有補考的經驗。而且補的是大一國文，那時候班上還有僑生，連僑生都修得過

的國文，竟然需要補考，其他同學都戲稱我是「台僑」。而我最積極參加的社團是以發行農學院刊物為主的《台大農訊》，後來甚至還當過這個刊物的社長。其實爬格子一直是我想嚐試的工作，只是不知為何大一國文就被當掉。但幸好在大四選修中文系的小說創作，老師給我的評價還不錯，這次的分數大概是大學四年最高的；也讓我對於文字有較大的信心。

這次的高分應感謝小說故事中的主角，他是農推和農經共用的系館，現在已變成文學院哲學系的系館：洞洞館的工友，人稱「老王」，

一位來自大陸的外省仔。那時候的老王是個單身漢，年紀也應是五、六十歲了；現在還依稀記得當天是個民俗節慶，不知清明或端午，路過系館時，老王把我叫住、哈拉起來。由於時間即將接近晚飯，老王就邀我一起吃飯，雖然常在洞洞館看到老



吳東傑於傳鐘前的留影。

王，但老王住的空間還是第一次進去。一坐下來，老王就倒了一杯酒給我；邊喝邊聊，老王的表情急速的轉變，也許是每逢佳節倍思親，老王講起在大陸老家的故事以及現在的處境。他的故事太感人也太感動，老王的父親是當時的縣老爺，如果沒有政治形勢的變化，老王也是個公子哥兒，但現實的無情，命運的造弄；老王卻花了大半輩子窩在遠離家鄉的洞洞館。那時候更令老王傷心的是，他被一位老鄉以介紹婚姻之名，騙走了他的積蓄，這樣的情景真是雪上加霜，而且這位老鄉是他頗為信任的知己，怎不令他心寒？

老王的故事就成為作業的題材，寫成期末的小說習作；其實我想是老王的故事精采，因為這次的作業，不但空前也是絕後。

台大的日子除了洞洞館外，男七宿舍的生活是非常古董的。如果沒有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，應算是台大的古蹟，很可惜已經被拆了，現在只剩下更靠近蟾蜍山的第八宿舍，如果有機會第八宿舍應該被保留下來，因為那是許多老台大人的回憶，相信現在很多新台大人也都不知道這個被遺忘的宿舍。位在蟾蜍山下，畜牧館旁，靠基隆路的男七宿舍是一棟二層樓木、磚造混合斜屋頂的房子。前後各有一條水溝，宿舍前則是一整排的竹林，竹林後則是園藝系的實習農場，再往蟾蜍山的方向就是「義芳

居」，第八宿舍則更靠山。由於宿舍靠近蟾蜍山，有一次大水，山上的棺木還被沖下來，由此可見七舍離極樂世界多近，常有一些宿舍的同學以夜遊蟾蜍山歡迎新生或招待好友。

台大的生活縱然精采，但時間總是無情，時光法輪一轉，還是得離開校園，開啓另一段的人生旅程。畢業後到蘭嶼當了近兩年的兵，退伍後就開始找工作，由於唸的不是什麼當紅科系，又沒什麼專長或才華，東找西找，經過短暫失業，落腳過農會的推廣員，報社的記者，後來也弄過地下電台，現在這個工作到目前為主是我工作最長，已經將近五年。

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工作？如果套句俗下的說法：「媽祖的指示」，那又欺假人意。但又找不出很正經、冠冕堂皇的說法，應該是興趣以及對未來的憧憬。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個環保團體，也是所謂的「NGO」，名為「綠色陣線」。很多人對於這個團體也很陌生，但對於台塑運往柬埔寨的汞污泥事件，該會有些印象，這個事件就是綠色陣線前往柬埔寨調查，而引爆台灣工業化後的工業廢棄物非法棄置的環境污染議題。

從國民黨的戒嚴體制，到李登輝的本土路線，台灣的民主化程度確實是進步了，但是社會力的成長反而會令人憂心，特別是在這次「SARS」傳染的處理，赤裸裸的反應台灣社會的本質，其中包括政府和民間部門以及基層社會。

而在環境保育方面，在自然資源有限又想追求經濟發展的台灣，環境保育常成為犧牲品。但



位於蟾蜍山下的男七宿舍，因道路拓寬已被拆除。

作者吳東傑（後排左二）
與農推系的橄欖球隊友。
攝於母校運動場。



事實上，環境保育不但不會影響經濟發展，還應該會阻止經濟損失。試想當爲了提昇廠商的獲利，而減少環境保育的負擔，雖然短時期對於經濟獲益是有實質的幫助，但長期而言這些污染源破壞生態，造成水質污染，農、漁產品的污染而最終影響人體的健康，其所造成的損失和社會的負擔，則是難以估算。

桃園RCA廠員工罹患癌症的高比例，即是說明當初廠方忽略工業廢棄物的處理所造成的後患。中橫公路、海埔新生地，號稱是人定勝天的鬼斧神工的工程，但這些工程後續的影響有多大？中橫不斷的修補，必須投入多少經費？海埔新生地破壞棲地，直接影響海洋資源的孕育，同時又因設立工業區後，將會排放更多的污染。這些影響也都可以經濟負荷或經濟損失來估算，但因這些「綠色會計、綠色帳」是未來才會兌現或支付，所以常爲決策者所忽略，不管有意或無意。

環境保育是以「預警和預防」思考未來的發展，應可省下許多國家社會的負擔，和發展的考量是不相違背，只是環境保育是長遠、未來，而經濟

發展則是短視、現實。也由於這樣的衝突，使得環境保育的聲音常成爲狗吠火車，或阻擋經濟發展的路石。相對的支持者也就相當稀少，所以常因缺錢、缺人及挫折而中途退出。

會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從事環保的工作，對於未來的想像是有所期待的，甚至會深信這是未來不可避免的課題，當下應該扮演觸媒的角色，甚至是防止惡化的防腐劑，但由於現實的條件，有時也會懷疑自己的堅持與能耐；在理想與現實的平衡桿上，瘋狂倒地或繁花再生。

吳東傑小檔案

1962 年生於嘉義東石，

1985 農推系畢業，

1987 蘭嶼退伍。

而後開始找工作、失業，

落腳過農會、報社、電台，

翻譯過環境賀爾蒙的英文書 (Our Stolen Future)，中譯為「失竊的未來」，

現為綠色陣線執行長。